

从《原道》中体味文艺创作的内在要求

——以张艺谋早期电影为例

庞 浩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目前, 文学作品多种多样, 文学艺术类型对其创作的需求也各有千差万别。然而, 文学艺术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从整体上来说, 文学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整体。无论是线条的绘画, 还是辞藻的散文, 还是流动的音乐, 这些艺术的终极目标, 都是为了“美”。哪里有这样的“美”? 绘画、文章、音乐到底是怎样的才算是“美”呢? 这一点, 从刘勰几千年以前的《文心雕龙》一书中便能找到答案, “夫岂外饰, 盖自然耳。”

关键词: 原道; 文心雕龙; 红高粱; 夫岂外饰; 盖自然耳

什么是美? 美到哪里去找? 什么是美丽的准则? 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文艺家们争论的焦点。对于这一命题, 每个人有每个人独特的看法和观点, 有人曾说艺术语言和艺术技巧是使得艺术达到美的重要途径, 有人把艺术形象看作是最重要的成分, 还有人则推崇艺术作品最深层次的意蕴……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品味几千年前的《文心雕龙》这部著作, 在首篇《原道》中便可寻觅一二。刘勰不是美学家, 严格意义上亦称不上是文艺批评家, 但是《文心雕龙》这部著作却在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让无数后人仰望, 如今仍有许多指导意义。对于美的追求, 刘勰没有明确的表达, 但是对于文艺创作的内在要求, 刘勰则言简意赅指出“夫岂外饰, 盖自然耳”。

李太白有句名言: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细细琢磨, 与刘勰的“夫岂外饰, 盖自然耳!”这句话的意思, 是一样的,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主张, 作品应当去掉精细的修饰, 然后再去追求其本源之美, 即天然之美, 并寻找一条自然天成的道路。《文心雕龙》中, 《原道》是最早的一部。本文着重探讨了刘勰关于“文原于道”的文学思想。以“原”为基础, 以“自然之道”为“道”; “原道”即为“自然之道”的经文。刘勰认为, “自然之道”是用来描述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他觉得, 无论是日、月、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草木, 皆有其形, 有其形, 就有其天然的美感。刘勰称之为“道之文”的自然之美。从这个角度看, 刘勰认为, 文艺应当具有感人的文风, 注重艺术手法; 但同时也是对这种过度的形式化的创造的批判, 认为这种创作是违背“自然之道”的。这也是刘勰在其文章中要以“原道”为中心的一个重要理由。人是最特殊的存在, 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感觉, 于是就会说出自己的话; 有话必有话,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除了人类自身, 还有别的东西, 不管是动植物, 都有其自身的文化意义。龙凤呈祥的祥瑞之象; 老虎和豹子因其美丽的毛发而形成了一种威武的形象。五颜六色的云, 胜过画家的涂鸦; 花草树木,

也不需要工匠来处理。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附加的, 只有其自身的特性。我们阅读李白的诗词时, 总是感到一股奔放的奔放之意, 使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清新流畅的美感, 而这份美感不在于辞藻之间的细腻, 也不在于词辞之间的刻画, 而在于李白的胸怀。因此, 李白的诗歌是不可复制的, 他的豪迈、豪迈、豪迈, 都是他自己的感情表达; 是大自然的象征, 是唯一的。可是我们现在看杜甫的诗词, 又有不同的感受, 他的对子有一种韵律, 有一种深沉的抑扬顿挫; 他的怜悯之情溢于言表。的确, “艺术是意味的形式”, 然而杜甫的诗歌并非被完全地赞扬, 他过于注重句子的精练和对历史事实的平铺直叙; 有人曾经批评过杜甫的诗歌于诗而非于史实。以致贾岛苦吟、江西等诗学都深受杜甫的影响, 并将其强调的形体发展到了极点, 从而丧失了其本来的美感。

作为世界上较为崭新的一门艺术, 从它的出现到现在, 也就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了, 起初电影只被当成是一种杂耍, 而现在的电影, 可谓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恐怖片, 文艺片, 悬疑片; 虽然很多种类的影片都有, 但关于影片的制作技巧和制作的需求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苏联的蒙太奇学派与法国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可以说是电影历史上最激烈的争论之一, 究竟是蒙太奇的流行丰富了电影内涵, 还是长镜头更好, 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然而, 就影片追求的实质而言, 我们可以达成一致意见, 即“美”。这样的美感通过文字呈现在荧屏上, 表现出了一种画面的美感, 一种声音的美感, 一种叙述的美感。然而, 中国的影视产业, 并没有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好, 虽然相比于两年前的那些大IP和所谓的“小鲜肉”,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现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乐观。有很多影片都是完全的商业模式, 乱七八糟的脚本, 僵硬的剧情, 加上演技堪忧的流量明星, 但这似乎也变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美国的艺术电影发展也非常困难, 并非中国所独有。拍戏=挣钱的理念似乎是一种很深的概念, 既然不能赚到钱, 那就没有人要继续了, 所以所有人都会选择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幸运的是, 最近几年, 《我不是药神》, 《流浪地球》, 《娜扎》, 《南方车站的聚会》等电影的相继公映,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曙光。

事实上, 20世纪80、90年代, 中国的艺术电影便广泛地活跃于世界各大知名电影节, 戛纳和柏林电影节的《霸王别姬》和《红高粱》分别获得了“金钟棕榈”和“金熊”大奖。张艺谋与陈凯歌也被誉为中国影视圈的“双雄”, 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精彩而又经久不衰的作品。我们将集中于“国师”张艺谋的早年作品。由于张艺谋的中、晚期影片看起来偏离了他早年的作品

风格,因此在此将《英雄》作为其作品的一个分水岭,并没有对其后期作品进行剖析。说到张艺谋,我们就会想起《红高粱》,这个经典的作品,在莫言之前就已经很受欢迎了,而在莫言的《红高粱》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红高粱》却已经上映了25年。影片以山东高密抗日根据地为主线,讲述了男女主角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共同开了一间高粱酒厂,然而在日寇入侵期间,女主角和酒吧服务员都因为参加反抗而被日本军队杀害的事情。在1988年,这部影片在柏林电影节上荣获金熊奖,这也是第一个亚洲影片获奖。《红高粱》是张艺谋的处女作,他的作品基本上奠定了他的电影风格,而他的作品本身也包含着一种“植根于现实、追寻着历史”的创造需求。不像其他抗战电影那样的雷人剧情,你根本就不能将之归入抗战题材,因为这是一部真实的人类生活的真实张力。张艺谋非中国特有的生活方式,它应该是整个的生活的精华,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才会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获得了最佳影片的奖项。另外,在拍摄手法方面,张艺谋在第四代导演群体的基础上,尽管他在颜色方面做了一些大胆的探索,但其实质还是属于学院派的;没有了第六代导演的反叛,电影的剪辑和长片都很流畅,台词也很多。张艺谋是我心目中少有的把故事讲的有趣的中国导演,他是少数能将剧情写得很好的,这一特点在他早期的影片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电影是一种第七艺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一种对“美”的渴望,所以故事在电影的“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一个不会讲故事的导演,不管他的台词有多好,他的特效有多好,他的演技演技有多在线,这还不能证明他是一个好的导演。《红高粱》是一部在乱世大环境下的小说,以一个角色的爱情为线索,其间夹杂着盗贼和抢婚;张艺谋以一种井然有序、高潮迭起的方式将这些蛛丝马迹交织在一起,成为了他的一种独特的力量。《红高粱》之后,我对电影中的最后一幕记忆犹新,因为它是我在电影中最爱的部分。姜文扮演的“我的爷爷”,在这场日全食中,不再只是一个“我的爷爷”,更像一个超凡脱俗的人。这就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我们所追寻的主人公。《红高粱》就是靠着这个超自然的传说,才能让所有人都爱上它,让人类的天性得以发泄。

以影片关怀凡夫俗子,必须以对尘世人生的尊敬为前提。后来,他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书中对封建家庭的堕落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并深入探讨了人性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电影里的灯火系统,主人家那天最喜欢的女人,就会在主人家门口和屋子里亮起一盏红灯笼,在主人家和夫人用餐的时候,女人们就可以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一盘菜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主要是看谁更喜欢谁,就看谁更喜欢谁,于是这盏灯笼就成为了这座府邸中夫人实力的标志。灯笼是女性“价值”的象征,在古代的观念中,女性的作用就是“老爷”的宠爱和生育,因此电影中的主子对她们的恩惠是很明显的,而那些女性则是尽心尽力地服侍着自己的主人,从而获得更高的权力与地位,从而产生了一个极度的男性至上主义的畸形社会。这是古代的豪宅。《大红灯笼高高挂》将

古代妇女在有钱人家家里受尽了压榨,外人只看见他们锦衣玉食,没见过他们为此付出多少心血。一个女子,果然不值钱。《我的父亲母亲》是张艺谋导演的一部最温暖的作品,它有着动人的剧情,坚实的剪裁和魅力;上述“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传统的中式纯真的恋爱,让每个民族都能感受到浓厚的中国气息。从招娣见到骆老师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一见钟情,怦然心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与现今的“快餐式”恋爱相比,骆老师与招娣之间的爱更是让人着迷。喜欢,就是一生一世。曾经一起生活过一辈子,这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天大的玩笑,但他们却是真的这么做了。招娣不但人漂亮,而且心思玲珑,还是附近村子里最大胆的女孩子。在封建社会,她的勇敢是值得尊敬的。她的胆量来自骆老师,来自一见倾心,一生一世。她用家中的一只大青瓷大盆为标记,使出浑身解数,“派饭”到骆老师面前,偷偷地藏在一棵大树后面,看看他是不是把自己的饭菜都吃了。章子怡将她的害羞发挥到了极致,勾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爱慕之情,都有一种说不出话来的冲动。电影的画面很美,有对有错,有彩色。彩色的片段是回忆,表示对招娣与骆老师的爱的赞美,回忆中的爱五光十色,五光十色是对父母的爱的赞美。恰到好处配乐把平凡和伟大的爱演绎的栩栩如生,有时,音乐甚至会比小说更能打动人。背景音乐在某个当地悄悄击打着观众的心里,带给人的是一种久别的感动,令人潸然泪下。

总之,从电影的创作本质需求来看,电影虽然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艺术种类,但在其中仍然可以看到《原道》的一些痕迹。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他在早年的作品中,有意识地把“原道”的思想融入到他的作品当中,给了他很大的美学体验和深邃的思考。事实上,不只是影视作品,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需要从它那里获得营养。例如,以同名经典为素材的小提琴曲《梁祝》,以及以该小说为原型的歌剧《白毛女》。“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这四个字看起来很普通,但实际上蕴含着很大的秘密,只有把握住它的秘密,我们就能了解艺术创造的规律和艺术的内部需求。刘勰在数千年以前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答:今天的艺术工作者无论是在宏观上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或是在演奏方面的表现形式,都应当在这方面立足;吸收它的鲜血,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持久。《文心雕龙》自然不仅仅只有《原道》那么吸引人,它的各个方面都堪称是经典之作,在学术界甚至早就有了自己独特的“龙学”。灿烂的文学历史照亮了我们的前行之路,诵读经典,不但是“为往圣继绝学”,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们一定会迎难而上,勇往直前。

参考文献:

- [1] 克莱夫·贝尔. 艺术 [M].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2] 贾樟柯. 贾想 [M]. 台海出版社, 2017.